

# 焚火

(日)志贺直哉著 叶素译

天马书店

THE  
MOUNTAIN  
VIEW  
CAMP

THE  
MOUNTAIN  
VIEW  
CAMP



日本志賀直哉著  
素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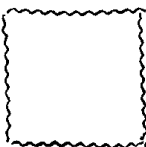
焚  
火

上海天馬書店印行

# 焚 火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發行  
實價大洋五角  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版權所有



不准翻印

原 著 者 日本志賀直哉

譯 述 者 葉 素

發 行 者 韓 振 業  
北江西路三六八號

印 刷 者 天馬書店

總發行所 上海北江西路三八八號 天馬書店  
分發行所 各省特約所各大書坊

## 序

大概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，在小說月報上讀到周作人翻譯的到網走去，得到甚深的感動；這是第一次認識志賀直哉的作品，而且也因此對現代的日本文學發生了興味。

志賀直哉出現在日本文壇怕已有了三十年，似乎他從來不曾是一個「紅作家」，開初的時候他那樣寫，直到三十年後的今日，他還是那樣的寫。從播蕩在集納主義之潮的日本作家來看，他寫的也並不多。和他同出身的那些作家正放棄了所謂「純藝術的宮殿」，在大量地爲日報和通俗婦人雜誌加工趕製「大衆小說」的時候，能夠堅

守着自己的園地，寧使躲在鄉村裏被別人忘卻的，也似乎祇有志賀直哉。因為他的意味並不跟自稱「死抱住文學」者一樣，所以在這種堅貞的地方，也是我特別愛好了他的原因之一。

最近一個時期我手邊什麼書也沒有，把他的一本全集差不多都讀遍了；這裏又使我對他有了進一步的愛好。自然他所寫的大半都是目前已被人不屑稱道的「身邊雜事」，然而從他的筆底寫下來，卻使我有「愈是從細小的地方愈是能嘗味到人生的滋味」的感覺。一些很細微的感情的波折，從刻劃甚深的寫實的筆觸之下，卻也常常會令人低徊尋味，不忍釋去。多忙的現代人自然會愛好濃重的色調，粗壯的韻律；但是像水墨山水那樣的靈疏輕淡的構圖，有時卻也能更多地給人

以玩味的興趣。

志賀直哉似乎就是這樣的，所有他的哀愁是那樣的清淡，所有他的幽默也是那樣的清淡，然而在清淡的寥寥數筆之中，卻含涵着真實的人生的境界使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。自然他也跟許多明治大正間的日本作家一樣，是接受了西洋自然主義文學的影響而出發的，而在這些作家之中，他是不愧被稱做近代日本寫實主義的典型作家的。他當然不過在自己周圍很狹窄的天地裏徘徊了一陣，而且恐怕也永遠不會跨出一步去的。但是從他寫給蟹工船作者的幾封書信來看，他的寫實主義的見地是頗為深厚的。

集在這裏的八個短篇，是兩月來陸續在工作餘閑翻譯了下來的。

在六七十萬字的全集中只譯了這樣寥寥的幾篇，仍然是爲着私心癖好的關係。所喜歡的自然不祇是這些，可是有的已有人譯過，有的因爲篇幅長，就懶得動手。至於譯成了的八篇，無論是開始讀到，以及後來着手翻譯與覆讀譯文的時候，都感得深深的歡喜。例如焚火一篇的詩的意境；學徒的菩薩和清兵衛與葫蘆，雖然在不同的意義中卻有讀戈歌里的短篇含着眼淚發笑的情味，都活生生的映在我的心頭。這對於別人不知怎樣，但把來印成一本薄薄的冊子，或許也不算甚大的浪費。

是爲序。

葉素 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露冷燈昏之夜。



# 目次

焚火	一
正義派	二九
清兵衛與葫蘆	四七
老人	五九
混濁的頭腦	七一
真鶴	一四七
學徒的菩薩	一五九
佐佐木的遭遇	一八三

焚  
火

這一天，一朝就下雨，午後，同妻一起，一直在樓上自己的房間裏，跟畫家S君，和主人K君他們玩撲克。房間裏瀰滿了烟霧，大家都有一點倦了；撲克也打厭了，糖菓也喫膩了，大概是三點鐘的模樣。

有一個站起身來，打開了窗子，雨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晴了，山頭的冷空氣，含着新綠的清香，飄進房間裏來；吹亂了紙煙的烟霧。大家好似重新活過來的一般，互相打了個照面。

聳着身子，二手插在褲子袋裏踟躕着的K君說了：

『我到那小屋子裏去一下。』

『我也去畫畫吧。』畫家的S君也說，二個人都出去了。

在窗欄上坐着，眺望白雲漸漸的散去，磁青色的天空，高高地張開來。看見肩頭背着畫具的S君，同披着短外套的K君，一邊說着話，一邊望小屋子那邊爬上去。他倆在小屋子前站住說了幾句話，S君就一個人跑進林子裏去了。

於是我就躺下了看書。到書也看倦了的時候，在傍邊做着針線的妻說了：

「到小屋子裏去麼？」

所謂小屋子，是青年主人的K君，和年老的燒炭的春君，爲了我們要移住，給特地築起來的板屋。

K和春正在造廁所。

『做得很成個樣子了呢。』K說了。我就從旁幫助，妻也不時在一邊動手。

過了約摸半個鐘頭，S君腳踏著水淋淋的舊年留下的葉子，從林子裏走了出來。

『很不錯呀，把屋簷板裝好，就像一所房子了。』他讚賞起這廁所的工事來。

『廁所本來是個累贅的東西，現在卻變成很好的裝飾了。』K很喜歡地說了。造小屋的事全由K擔當了的；他對造屋有興味，不僅在實用方面，如：全座屋子的形式，材料的配置等都費了種種的苦心，儘可能地想造成一所舒爽的房子。

夜鷹開始叫起來，作出像兩塊硬木板互相拍擊的聲音。天色暗了，停了工。春用手掌裝換着短煙筒裏的煙，說：

『有牛馬要上來的，得趕快做木柵子才好。』

『對啦，剛造好就給喫掉，可不痛快啦。』五回答了。說房子是可以喫掉的，大家都笑了。這個山裏沒有築泥牆的泥，正屋的牆也都是用木板的。這小屋子的牆，就用做炭簍子同樣的材料，揀比較大一點的，編成兩重，中間夾進了蓆子。

『牛馬都會喫這房子的呢。』春很認真的說着，大家又笑了。

山中的夕暮，永是非常的輕快，尤其是在雨霽後的夕暮。當工作以後，一邊抽着煙，一邊望望勞動的成績，誰的心中都融流着淡淡的

歡喜，覺得精神快爽了。

前天是下午開晴的，夕暮很美麗。昨天從鳥居嶺到黑檜山的一邊，張起了一條大虹，看去更加美了；大家在這裏玩了些時候。小屋是在青剛樹的林子裏，因此大家都揀了高大的青剛樹，爬着樹玩。說是爬在樹上看虹看得更清楚，連妻都要爬起樹來，我就和K君倆，扶她爬到一丈多高的地方。

我同妻同K君都爬在一株樹上，S君爬上隣旁的一株。K和S比高，大家都攀到二丈以上。

『簡直像一把搖椅呀。』K君在高處的一個很適當的樹樞杙上，仰躺了身子，抽着紙煙，把樹枝搖蕩着。

叫做阿市的那個從年齡上看來是大臉孔的低能的男孩，背着五君的第二個孩子，跑來通知喫夜飯，大家從樹上爬下來的時候，地面上已經暗得很，妻在樹上掉落的髮櫛，沒有燈已經不能找尋了。

我回想到上一天的快樂，就提議着說：

『今晚上蕩船去好不好？』大家都贊成了。

喫飯是分開喫的，喫過了飯，四個人又圍在底下大圍爐邊烤火，五君拿爐上上大茶鍋裏的開水，沖了給孩子喝的煉乳。

五君到冰窖裏拿了很厚的青剛樹板來，四個人穿過了掩滿了樅樹的廟裏的院子，走到神樂堂面前的時候，五君對賣票的說：『你去洗澡吧。』樅樹的粗幹間，看見湖面閃爍着銀色的光。



小船一半歇在岸邊的灘上，因為白天下了雨，船裏有許多水，K君把水勺出的時候，三個人就在又黑又濕的沙灘上站下。

K又把肩了來的厚木板，擱上了船邊適當的地位，就說：『請上船吧！』妻打了頭大家都坐定了，船就推進水裏。

是靜寂的良夜，西方的天空邊，還留着一點晚照的餘霞；四圍的山巒，黑漆漆地像鱗鱗的背脊。

『K君你瞧，黑檜山看去像是低了好些呢？』S君從船頭上說。

『晚上看山總是低的。』K坐在船艙上，輕輕地划着短槳說了。

『在焚着火堆啦。』妻說了，快要灣進小鳥島後邊的時候，看見了對岸上的火光，映在平靜的水面，看去就有兩堆火了。